



第 1 章 投射语言研究综述

本章首先对投射研究的发展历程作一综述，然后简要概述功能语言学对投射研究的主要观点。

1.1 不同学科中的“投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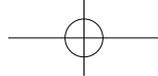
在各领域中，投射的理论依据有“交叉”，甚或一致之处，但因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采用的分析模式等各异而形成了纷繁庞杂的派别。本节通过综述不同领域中的“投射”概念与分类，简要回顾投射语言现象研究的发展历程，涵盖英汉投射相关概念的诸多界定、英汉投射分类的演变、投射在不同领域中的研究与发展。

1.1.1 “投射”及其相关术语概念的简介

有关投射语言现象，不管是在英文文献还是中文文献中，其术语及相关术语繁多而又复杂，为了便于后面的讨论，有必要先理清一下。

“投射”（“Projection”）最早由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Halliday, 1985, 1994）采用，指的是一种逻辑语义关系，存在于小句复合体、嵌入、动词短语等结构中，用于表达说话者间接（非直接）的主客观经验。之后，“投射”在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内成为一个相当定型化了的术语被广为使用。“投射”在传统语法中比较接近的相关通俗称法是“转述语”（“Reported speech”）。但要说明的是，“投射”与“转述语”并不是完全对等的，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具体阐述（参见 1.1.3 节和 1.2 节）。

与投射或转述语的内涵与外延有些关联的还有很多其他统称术语，它们都涉及到“有关语言的语言，话语的话语”，例如，“元语言”（“Metalanguage”）、“元话语”（“Metadiscourse”）、“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反身性语言”（“Reflexive language”）、“元语用”（“Metapragmatics”）等，但它们的涵盖面不



一样，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

“元语言”或“明达语言”是指“谈论语言的一种语言” (Matthews, 1997: 223; 转自封宗信, 2005)。雅可布逊 (Jakobson, 1960) 提出了语言的六大功能：指称功能 (Referential)、诗歌功能 (Poetic)、表情功能 (Emotive)、呼吁功能 (Conative)、寒暄功能 (Phatic) 以及元语功能 (Metalingual)；其中，语言的元功能指的就是元语言。雅可布逊 (1960) 从四大方面阐释了元语言，涉及引语、语码自身的反指关系（如专有名词的概念处理）、语码信息之间的所指关系等（如词语解释和句子翻译以及语法中的阐释）。

“元话语”或“元语篇”，指的是话语中的话语或语篇中的语篇。海兰 (Hyland, 2000: 1) 认为元话语是语篇分析和语言教育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通常用来概念化文本生产者、文本间、文本使用者之间的交互关系。根据海兰 (2000: 3)，元话语最早由哈里斯 (Harris, 1959) 提出，是用来对语言本身使用的概念进行阐述，是对作者和说话人引导受众分析整篇文章提供的一种思路和方法。后来威廉姆斯 (Williams, 1981)、库尔波尔 (Kopple, 1985) 以及克里斯摩尔 (Crismore, 1989) 运用和发展了元话语概念。威廉姆斯 (1981) 认为元话语是关于话语的话语，它不与任何主题挂钩。库尔波尔 (1985) 也指出，元话语为命题信息以外的话语，其功能作用是帮助或启发读者自己去领会、评估、解构信息。克里斯摩尔 (1989) 认为元话语受制于具体的修辞语境中，并建构了元话语的修辞模式。海兰 (2005) 认为，命题信息部分是主要话语 (primary discourse)，命题信息之外的其他话语形式是元话语；并从篇章功能和人际功能两方面讨论了元话语 (Hyland & Tse, 2004)。例如，从人际元话语角度分析，涉及了委婉语 (Hedges)、强调语 (Boosters)、态度标示语 (Attitude markers)、介入标示语 (Engagement markers) 等 (杨信彰, 2007, 2008; 徐赳赳, 2006)。

“互文性”这个术语是克里斯蒂娃 (Kristeva)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提出的，最初是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独特的概念。她指出，每个文本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形式，引文性是互文性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互文性的引文形式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直接引用，而是通过多种形式以实现改造、



扭曲、错位、浓缩或编辑原话语以重新建构符合话语主流的价值系统。对互文性的研究一直局限于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中（朱立元，1993）。但近年来在语篇分析领域中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其研究热点之一文本间的互涉关系，是互文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实际上这一点是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Bakhtin, 1981）的“对话性”概念的借用和发展，她认为互文性是几个文本之间的对话。另外还有其他学者，例如福柯（Foucault, 1972）、德里达（Derrida, 1988）和热奈特（Genette, 1990）等都对文本间的相互指涉关系进行过讨论。总的来说，互文性有三个特征：异质性（引文性）、社会历史性（意识形态素）、转换性。热奈特（1990）从两方面讨论了互文性：①互文性关系通过引用、抄袭、暗示等共存形式得以实现；②互文性关系通过仿作和戏拟等派生形式体现。

“自反性语言 / 反射性语言”指语言有自反性特性，即语言可以回返到自身，语言自己可以用来描述自己。当言语者谈论语言、报告话语、索引和描述言语事件、引用传统名称，并引导听众正确理解他们的话语时，言语中充满了自反性活动。这种反身性语言非常普遍，因而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本质上是具有根本的反身性的（Lucy, 1993: 9-10）。语言的反身性及其单语码和多语码特性，已渗透进语言的各个层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语言人类学和语用学领域中提出了元语用这个概念（Silverstein, 1976, 2001; Verschueren, 2000, 2004; Mey, 1993, 2001; Lucy, 1993），主要探讨元语用现象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也讨论语言的反身性，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是与自反性语言互通的（冉永平，2003）。

从上面介绍的与投射相关的统称术语或概念中，可以看出，这些概念是互为涵盖、互为交错、互为实现。例如，对互文手法的探讨可以说是投射和互文性的一个交汇之处。投射的概念似乎包含以上诸多概念的内涵，它涉及的外延也不断在拓展，比较完整，因为它有自己的理论框架，也就是说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很好地为这种语言现象提供可以操作的理论分析框架。实际上，在语言学和文学界，学者们各自采用不同的术语讨论这种“话语中的话语”。因此，由于投射语言的术语繁多，有些学者在论述投射语言现象时，经常给予术语说明，甚至举例说明。



本书中，我们采用韩礼德（1985，1994）所用的“投射”作为投射语言现象的统称。虽然本研究中的术语标签并不绝对囊括投射的所有类型，精确界定其特征，但我们旨在区别于传统的划分，力求在本书中把前后术语达成一致。另外，就如其他术语都需要阐释其特性，而其他与投射语言现象相关的术语似乎在阐释意义时容易造成误导，特别是在释解语篇功能时显得无能为力。传统上比较常用的统称“转述语”似乎也有一些问题，另外有的讨论把转述语和引语定义为投射的两种类型，而不是统称（Janssen & Wurff, 1996: 3-4）。实际上，广为大家熟悉的是投射语言现象的分类术语，并且对同样的投射形式采用的术语不尽相同（见表 1-1）

表 1-1 投射的不同类型比较

年代	作者	投射类型
1894	Tobler	直接引语 (direct speech), 间接引语 (indirect speech), 混合直接与间接引语 (mingling of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1899	Kalepky	直接引语 (direct speech), 间接引语 (indirect speech), 隐性引语 (veiled speech)
1912	Bally	直接引语 (direct speech), 间接引语 (indirect speech), 自由间接文体 (free indirect style)
1919	Lerch	直接引语 (direct speech), 间接引语 (indirect speech), 半直接引语 (quasi-direct speech)
1921	Lorck	重复引语 (repeated speech), 经历引语 (experienced speech), 转述引语 (reported speech)
1924	Jespersen	直接引语 (direct speech), 间接引语 (indirect speech), 从属引语 (dependent speech), 讲述引语 (represented speech)
1929	Voloshinov	替代引语 (substituted discourse), 半直接引语 (quasi direct discourse), 间接引语 (indirect discourse)

(待续)